

上主，求祢垂憐！

作者 李家同

我從小就喜歡葛雷格聖歌，第一次接觸到這種音樂，是我高中的時代（五十年前），當時的天主教會十分保守，彌撒中全部是拉丁文，唱的聖歌也多半是葛雷格聖歌，只是我並不知道這個專有名詞，只覺得這種聖歌真是好聽。

葛雷格聖歌(Gregorian Chant)是非常古老的宗教音樂，是葛雷格一世教宗所推行的，這位教宗的另一貢獻是制定了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日曆。比方說，我們說公元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上午十時三十五分，這到底是如何算出來的，究竟以哪一個時間為基準？恐怕很少人想過。我也弄不清楚，我只知道那位教宗精確地確定了時間的基準，以後的西曆就沿用了這種曆法。

葛雷格聖歌是清唱的，沒有任何背景音樂，從頭到尾，你永遠只會聽到一種極為平和的男聲詠唱，別的聖歌都有高潮，韓德爾的〈彌賽亞〉，就是如此，到了〈哈利路亞〉的時候，再打瞌睡的人也會醒過來。〈彌賽亞〉需要

好多樂器伴奏，天主教其他的彌撒曲也都是氣勢磅礴，男高音、女高音、大提琴、小提琴，全體出籠。即使巴哈，也大量使用管風琴。

可是葛雷格聖歌就靠平淡無奇的男聲詠唱來取勝，如果我沒有弄錯，這種聖歌也沒有誰是男高音，誰是男中音的。我不太懂音樂，所以我也許在講外行話，我的感覺是：葛雷格聖歌好像是在齊唱。

大概在六〇年代，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大事改革天主教會，拉丁文從此絕跡，全世界的天主教會仍用統一的彌撒經文，但文字一概用當地的語言，大陸的天主教會是唯一仍然用拉丁文的天主教會，因為他們和教廷已無來往。台灣教會如何改變的，我無從知道，因為我當時在美國。

一旦改革了，葛雷格聖歌也就很少人唱了。可是我卻從電影中看到有些苦修士唱那種我熟悉的聖歌，四處問人，才知道這叫做葛雷格聖歌。偶爾，我們會看到歐洲某某古老的修道院中，身穿白袍的苦修士魚貫而出，他們的帽子連在衣服上，我們看不見他們的臉，可是我們一定會聽到那種平和而神聖的音樂。

我在柏克萊唸書的時候，正值越戰，每天在電視上看到那種戰爭殘酷的新聞，心中之難過，可想而知。有一次，我到加州北部的苦修院去退省，下午到，晚上七點，苦修院鐘聲響起，是彌撒的時候，這次我總算看到了苦修士魚貫而出的大場面，幾十位苦修士當然唱的是葛雷格聖歌，你聽不出他們的感情的。因為這種歌無法讓你真情流露，但是卻會讓你早已忘記你自己，當然無所謂真情流露了。

在我進入那所苦修院的時候，有人問我是從哪裡來的，我告訴他們我是從台灣來的。彌撒完了以後，我忽然聽到了擴音器裡放出了江文也寫的〈聖母經歌〉。江文也的〈聖母經歌〉是中文的，

等於外國人寫的〈聖母經歌〉，但完全是中國人調子。當年在台灣，每次彌撒完了，大夥兒都一起唱〈聖母經歌〉，到了美國，已經四年沒有聽過的。作夢也沒有想到在這裡聽到了。我一時想起了我離開了幾年的故鄉，不禁淚流滿面，除了我以外，還有一大批加州鄉下的年輕人也來望彌撒，他們聽得出來這首歌是為我而播的。全部靜靜地聽，事後，還有人情不自禁地鼓掌。

為什麼我喜歡葛雷格聖歌？因為這種聖歌使我想起贖罪，越是這個世界有太多的罪惡，我就越會想聽葛雷格聖歌。苦修士們為何過如此刻苦的生活，遠離親人，粗茶淡飯，勞苦度日，原因是世界上有這麼多的人在散播仇恨，欺壓弱勢，對於這些罪惡，苦修士們願意以自己的刻苦來替世人做補贖。葛雷格聖歌最能表達他們的想法。

這個世界的確是一個充滿血腥暴力的世界，任何人看到在俄國數百小孩子被殺的新聞，都會感到震驚的。問題是，這類新聞好像永無休止的一天，幾年前，莫斯科的一座劇院中，不才就上演類似的人質悲劇嗎？世界上的領袖們，之所以無法將和平帶給人類，還不是因為他們總認為他們站在正義的那一邊。普丁總統和布希總統如此想，賓拉登和車臣的游擊隊領袖也如此想，可憐的無辜老百姓，他們變成了正義的犧牲品。

葛雷格聖歌不會使你想起公義、光榮、勝利這些名詞，葛雷格聖歌使我們深深地以我們的罪行有懺悔之情。幾乎所有聽這類聖歌的人，都會聽過 *Kyrie eleison*（上主，求祢垂憐！），以及 *Christe eleison*（基督，求祢垂憐！），天主教彌撒一開始，要唸悔罪經，「上主，求祢垂憐！」立刻尾隨而至，我望彌撒時往往心不在焉，不知道想到哪裡去了，唯有想到「上主，求祢垂憐！」，我真能體會這段簡單經文的意義，如果世界級的大人物能夠不再以為自己是正義的化身，而是一個謙卑的罪人，世界和平就有一線希望。

看過《蒼蠅王》這部電影沒有？故事中，一群教堂唱詩班的孩子坐飛機出去演唱，飛機迫降在一個荒島上，大人都死了，孩子們由相互扶持，逐漸地淪落到互相殘殺，當孩子們出去殺人的時候，他們必須唱一首歌來壯膽，而他們唱的就是「上主，求祢垂憐！」，因為這是他們最熟悉的歌。導演如此安排，可以說是神來之筆，因為他們也的確需要上帝原諒他們的罪行。

今天早上，發現國際新聞中都是可怕的殺戮新聞，俄羅斯人還在為三百九十四人舉行葬禮，以色列又攻擊巴勒斯坦，伊拉克七位美軍喪生，不論是誰喪生，都是無辜的，是我們的自大和自以為是才造成了如此的深仇大恨。就在我想起「上主，求祢垂憐！」的時候，我在網站上發現了一個電台，這個 *Radio set Gregorian* 的電台二十四小時地播放葛雷格聖歌，很多電台都有廣播員在那裡囉唆，連音樂電台也是如此，唯有這個電台是沒有廣播員的，我猜這根本不是一個電台，而只是一個音樂網站，二十四小時地向網際網路上的聽眾們播放求主垂憐的音樂。不論你是否信天主教，你聽了這種音樂以後，不可能沒有心靈上的平安的。不僅你自己可以得到心靈上的平安，你的所作所為，會為這個世界，帶來我們人類最需要的東西：平安。我們天主教彌撒中一再提起平安，但在互相問候平安以前，我們仍要唸「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祢垂憐我們！」二次之多，然

後再唸「除免世罪，求 祢賜給我們平安！」。這種經文，已經有近二千年的歷史，當時，教會就知道，唯有悔罪，才能帶給我們平安。

葛雷格聖歌很像暮鼓晨鐘中的佛教法師唸經，也像猶太人的詠唱。Enigma 樂團所出的唱片用了葛雷格聖歌的調子。我有偏見，我雖然覺得 Enigma 那種音樂好聽，卻沒有給我一種謙卑而悔罪的感覺。信不信由你，葛雷格聖歌主要的功能，其實是經由謙卑和悔罪而最後帶給你平安。